

聪明过头

某次与“知青们”喝茶，在座的都夸某某睿智聪明，有文学大师随手就拿出事例证明之。说是当初进村，种地、养猪虽然不行，但才智过人者还是有用武之地，某某就用实践为哥几个增加了很多幸福，电炉故事便是其中一例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大家腹中油水欠缺，素食也是难以填满大肚，饥饿感如影相伴，农村之艰更胜一筹，于是城市青年地里“捡”个山药蛋、红薯，路上顺只活物什么的都是聪明的证明。可这都是小聪明，大家是公共伙食，加工不甚方便，还有被立功心切者举报的风险……这时候，某君的大智慧就彰显用武之地了：村里有电，智者琢磨一番之后，决计在穷土墙的集体宿舍里私自埋锅。

用知青老哥的话说，在电线经过的墙体和屋顶接触部挖开一个缺口，沿墙体再开一小沟槽，直至室内适于挂图画像的正中墙面——在这里将厚墙掏得仅剩一层皮，形成一个五六十厘米见

方、深一尺有余的墙洞。之后是从上端隐秘处引接电源，沿沟槽走线进洞，再如今日装修一般复原墙面，最后安放电炉。至此，私灶开火就只缺最后一道工序了：如何隐藏是智显的关键。

那时候一应电器家中全无，1500 瓦的电炉相当于三十户农家的用电量，难以隐蔽。对此，智慧哥斟酌再三，起初是想以语录宣传画覆盖，可总觉得欠妥，经过观察，发现村里人很是敬佩关羽大神：尽管香火旺盛的关帝庙被拆毁了，可依旧能见到有乡民烧香，于是智慧哥照着连环画描绘了几幅关羽大刀像，立马就有村民请到家中上墙敬奉，推测验证后，知青们自己张贴了一幅在墙洞外面，起炉火的时候大刀关羽翻卷于上，事毕放下圣像按上图钉。

果不其然，开火当月电量剧增。队长和谋士都认为必定是知青捣鬼，但屡次巡查都无果，一次因为突然袭击，关公像覆盖仓促，年轻的生产队长几乎揭开画像，但跟随的老者赶紧制止了：“使不得，弄坏了怕是要有报应的。”之后是城里人散布谣言，说电表越用越不准，真的吗？瞎说什么？这是公家的买卖，可不能造谣！人家公家的供电局只管按量收费，根本不理睬生产队长的疑问。

此后一直到回城，大神像换了多次，哥几个荤素不时乱煮着，冬天还随时有热水用，艰难的生活多了些许舒坦。

小宿舍为什么就没人举报？嗨，一是好处均沾，二是举报毫无利益。有好事者笑谈，如若有仁瓜俩枣的悬赏，吾等定然冒死告发。

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成立不值得探究，作为聪明人，何以不去研究改变自身或者是环境的问题，老哥们坦言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更没有想过因为他们聪明的行为让分担电费的乡民增加了负担(那时候电费是一村一户均分摊)。

实际上，这也不是问题，在那个特别的年代，人们不太可能对规则产生想法，问题是关于我们对聪明的定义，即使是在现在看来，似乎也没有多大变化，无论是在大集合体还是在小社群，现在人们对于规则下的蝇营狗苟仍然赞赏有加，简单如红绿灯下的交通罚分交易，繁复如情商智慧下的学校优劣择选，等等。

最吊诡的是，人们欣赏那些无视规则并能在缝隙中寻获利益的睿智人士，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，村民增加的负担只是遵循规则的老实人应该付出的愚笨代价，或者说，那些建立为据的公平原则，对聪明人而言，并非保护自身利益的准则，人们趋向于构建那些利益获取的“捷径”，而不愿意严肃地对待本该起身护卫的规则。

在这样的现实里，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规则下的擦边球才是聪明的举措，疑问是，如此条件下真正获益的所谓“利益集团”必定是少数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可是众人还是熙熙攘攘地如此这般趋利避害，还认为是智慧之选，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？

那一天

北 城

沉思，搭在空椅子上，烟灰，飘进风中。

一条隐约的路，走出山外。

路边，雪开始融化，露出淡绿色的诗意。

当年，太沧桑。杯里的光阴，味苦。

阳光铺开宣纸，把那句话放进酒壶里煮透。

挥毫泼墨，一蹴而就。

字，粒粒饱满。留白处，思绪辽阔。婉约了意境——

那天，十五的月亮挂在十六的清晨。回眸，如你一笑的温柔。站在一首诗的最高处，接住春风里的散板，支起我腰酸背痛的日子。

目光，一遍遍扫净村口的路，等你归来……

围炉煮酒，日月微醺。

一双筷子，夹起思念，穿透厚厚的夜，穿过烟雨，放进你嘴里。

咀嚼一滴泪的咸度。

从这一天起，皈依了虔诚……

春运岗位的最后一次坚守

今年农历大年初四，上午 10 点半，正在岗位上上班的汝州车站行李员满浩接到通知来到车站会议室。“生日快乐！”龙门车务段汝州车站党总支书记秦红兵和 10 几名职工一起为她送上了 50 岁的生日祝福。这是满浩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第 32 个生日，也是她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个生日。春运结束后，她将退休。

汝州车站是郑州铁路局龙门车务段管辖的三等站，2016 年客运发送量占全段的 54%。今年春运，汝州车站每天到开旅客列车 40 趟，客流量较大。在满浩的主动要求下，本应 1 月份就可以休息的她担任了春运志愿者工作，负责旅客咨询、帮助组织旅客

乘降等。

“即将离开工作岗位，心里还是非常舍不得的。”满浩说。因为生日是农历大年初四，她每年的生日都是在春运中度过。

行李员的岗位非常苦也非常累，汝州车站平均每月到发行李 700 件到 800 件，满浩一个人既要负责制票、查危、办理出库手续等，还要协助两名装卸工在列车停靠的 3 分钟内将所需行李装运上车。

“行李车一般在机车后第一节或是列车最后一节，离站台非常远。为了不耽误列车正点开出，往往要一路小跑。”每天办理业务的列车共有 29 列，南站台 800 米的路程，北站台 500 米的路程，每一趟列车，她都要和行李

一起走到列车尽头。满浩每天行走的路程至少 20 公里，与跑一趟马拉松差不多。

行李员不但要当好“长跑”运动员，还要当好“举重”运动员。当列车集中到达时，装卸工忙不过来，她就要担任装卸工的角色，不但要将重达 10 几公斤的行李搬运到推车上，还要将其举起到近两米高的行李车厢里。“干我们这行，没把力气还真不行。”满浩说。

虽然面对的旅客没有客运上那么密集，但是受委屈也是少不了的。去年，有 10 几个老年乘客要去外地寺庙祈福，携带几大箱子的香品要求托运。在告诉他们香品属危险品不能托运后，乘客还是不配合，规劝很久才说服她们放弃携带。

“汝州站所有的行李员都是满师傅带的，满师傅人好业务也特别好。”客运值班员靳爱红说。在满浩的徒弟中，很多都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。(赵作建 姚晓阳)

欧 阳

何 申

某次与“知青们”喝茶，在座的都夸某某睿智聪明，有文学大师随手就拿出事例证明之。说是当初进村，种地、养猪虽然不行，但才智过人者还是有用武之地，某某就用实践为哥几个增加了很多幸福，电炉故事便是其中一例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大家腹中油水欠缺，素食也是难以填满大肚，饥饿感如影相伴，农村之艰更胜一筹，于是城市青年地里“捡”个山药蛋、红薯，路上顺只活物什么的都是聪明的证明。可这都是小聪明，大家是公共伙食，加工不甚方便，还有被立功心切者举报的风险……这时候，某君的大智慧就彰显用武之地了：村里有电，智者琢磨一番之后，决计在穷土墙的集体宿舍里私自埋锅。

用知青老哥的话说，在电线经过的墙体和屋顶接触部挖开一个缺口，沿墙体再开一小沟槽，直至室内适于挂图画像的正中墙面——

在这里将厚墙掏得仅剩一层皮，形成一个五六十厘米见方、深一尺有余的墙洞。之后是从上端隐秘处引接电源，沿沟槽走线进洞，再如今日装修一般复原墙面，最后安放电炉。至此，私灶开火就只缺最后一道工序了：如何隐藏是智显的关键。

那时候一应电器家中全无，1500 瓦的电炉相当于三十户农家的用电量，难以隐蔽。对此，智慧哥斟酌再三，起初是想以语录宣传画覆盖，可总觉得欠妥，经过观察，发现村里人很是敬佩关羽大神：尽管香火旺盛的关帝庙被拆毁了，可依旧能见到有乡民烧香，于是智慧哥照着连环画描绘了几幅关羽大刀像，立马就有村民请到家中上墙敬奉，推测验证后，知青们自己张贴了一幅在墙洞外面，起炉火的时候大刀关羽翻卷于上，事毕放下圣像按上图钉。

果不其然，开火当月电量剧增。队长和谋士都认为必定是知青捣鬼，但屡次巡查都无果，一次因为突然袭击，关公像覆盖仓促，年轻的生产队长几乎揭开画像，但跟随的老者赶紧制止了：“使不得，弄坏了怕是要有报应的。”之后是城里人散布谣言，说电表越用越不准，真的吗？瞎说什么？这是公家的买卖，可不能造谣！人家公家的供电局只管按量收费，根本不理睬生产队长的疑问。

此后一直到回城，大神像换了多次，哥几个荤素不时乱煮着，冬天还随时有热水用，艰难的生活多了些许舒坦。

小宿舍为什么就没人举报？嗨，一是好处均沾，二是举报毫无利益。有好事者笑谈，如若有仁瓜俩枣的悬赏，吾等定然冒死告发。

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成立不值得探究，作为聪明人，何以不去研究改变自身或者是环境的问题，老哥们坦言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更没有想过因为他们聪明的行为让分担电费的乡民增加了负担(那时候电费是一村一户均分摊)。

实际上，这也不是问题，在那个特别的年代，人们不太可能对规则产生想法，问题是关于我们对聪明的定义，即使是在现在看来，似乎也没有多大变化，无论是在大集合体还是在小社群，现在人们对于规则下的蝇营狗苟仍然赞赏有加，简单如红绿灯下的交通罚分交易，繁复如情商智慧下的学校优劣择选，等等。

最吊诡的是，人们欣赏那些无视规则并能在缝隙中寻获利益的睿智人士，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，村民增加的负担只是遵循规则的老实人应该付出的愚笨代价，或者说，那些建立为据的公平原则，对聪明人而言，并非保护自身利益的准则，人们趋向于构建那些利益获取的“捷径”，而不愿意严肃地对待本该起身护卫的规则。

在这样的现实里，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规则下的擦边球才是聪明的举措，疑问是，如此条件下真正获益的所谓“利益集团”必定是少数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可是众人还是熙熙攘攘地如此这般趋利避害，还认为是智慧之选，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？



的了。但是，“总活着”这事相当难，连秦始皇都做不到，何况你山沟里一个土财主。

土财主可不像，不是一个电话就把钱汇出去的冤大头。他想明白了，与其求佛爷，拜神仙，不如让儿子去当官，子子孙孙当下去，既能看住小明，还能保住产业。为此，还因孩教，各取所长。穷习文，富习武。家里粮多，不怕能吃能造。一子生来健壮顽皮，请人一算，说长大可成武举，便教其习武，文墨次之。又请风水先生勘舆相地再建宅院，有分教“头枕蛤蟆山，脚踏九龙口。夜望千盏灯，稳坐马鞍桥”，并明确有月光下卧羊之地为正穴。蛤蟆山、九龙口、千盏灯、马鞍桥，其实都是意会，山里的地形石形从不同的角度能想象出多种景象来，但“卧羊之地”就是风水先生做手脚了，又不是羊圈，平白的哪就会有羊卧在那，等着喂狼呀？土财主也不信，夜里去那一片看，就见山坡平坦之处，隐隐有一浅色，冰轮穿云，白光一团。这就怪了，莫非真有卧羊？奔至眼前，原来是半张羊皮……

据说那孩子长大中武举，从军后官至游击，从三品，师级，也算不小的官了。往下村里出一暴发户，也

想要让儿孙光宗耀祖，请人看风水，得到说法是能出两员大将。大将，还是两员，这还得了，立刻延师教后生们练武，但时局变化，皇朝不在，科举俱废，也就不了了之。而大官营由于地处塞外要道，通达辽蒙，商旅兴旺，买卖日盛，这家后人中就有经营鞍匠铺，铁匠炉的，出了能工匠生意红火。某日，风水先生重游故地，被围了嬉闹，说你说出两员大将，可我们这家后来出去当兵的，最大的才是连长！风水先生道，两个大将不假，一个鞍匠一个铁匠。把众人弄得哭笑不得。

建国后，大官营有小学校办得好，出了一批学子，后来多成县、地、市机关干部。其特点是口才，善文字，于是做文秘之后，便放至各局任领导，于村民口中，也是出了不少“大官”。我一好友即大官营人，姓高名怀，四方大脸，身材魁梧。强记博览，口若悬河。某日接待客人，酒酣之际，不拘小节，与对方一叫潘美的斗嘴起来，以宋朝大将高怀德为引，潘美说高怀德是少德大将军呀。高怀立即反击：您是无仁元帅。借用了潘仁美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二人不分上下，众皆称文思敏捷。

高怀写公文材料无数，侍奉几任领导，放外任时，几个权重利大的部门任他选，他不去，偏去粮食局。如今粮食不缺，无人求高怀办事。高怀轻松为官，只是想方设法让种粮的农民多增加收入。三月三，有兴隆山(地名)大庙会。高怀与友人去逛并作诗唱和，别人写神仙，他写道：“不求富贵不羡仙，买卖棒粒心安然。兴隆庙会只一祈，风调雨顺丰收年。”

承德山地缺水，主要种玉米。这里管玉米叫棒子，玉米粒叫棒粒。遇见生人问高怀做什么工作，他总说，是买卖棒粒的。



一尺八寸的禅意

米丽宏

停留在字面上的“尺八”，满满的骨感，无花无叶，尺寸分明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它是一种竹制乐器。

也难怪。笛、箫、笙、筝、竽，都带了一个竹字头，是身份牌，好似竹子转世，仍能吟风弄月。尺八呢，只是一味的清冷枯涩，一味的土气古拙，像人群里一个苍老僧人。

可是，它的声音，真是奇绝啊。

那是一个晚霞黄昏，我跟一位学音乐的朋友盘桓于一个石头巷，一支幽幽的乐曲，从人家围墙内徐徐送出，清绝，空旷，似晚风穿越松林，拂得人内外清凉。那奇特的音质所描绘的，仿若人踪迹，鸟飞绝的境界，寒旷缥缈，一道渐淡的弧线，勾出空中铃音隐隐的痕迹。

这声音丝丝入骨，又入得太深，钳住了一样，不容呼吸。千年的孤独与哀愁，无端笼上来，又无可触摸。我有些伤感，有些怔怔。

我问，这是什么乐器，朋友说，尺八。

可是春雨楼头的尺八？

朋友说是。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，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。苏曼殊的诗里，闪回的，就是尺八的影子。

真的看到尺八，已是几年后。偶然一个电视访谈节目，正是介绍尺八的前世今生。那尺八看来，就是一段带根儿的竹子，微弯，有包浆如玉。正面四个孔，背面一个。

尺八起于何时，介绍说是由秦汉的羌笛、竖箫演变而来，一直流传于宫廷民间。唐太宗时，为统一律制，命乐官吕才重定乐律。吕才根据律笛中黄钟笛的一尺八寸为标准，故将此竖笛规定为“尺八”。尺八，虽起源于我国，却在宋代失传；如今盛行于日本，流传于世界。

尺八的第二世，是日本人给唤醒的。他们将尺八吹出了禅意，曰“吹禅”。一曲《虚铃》，模仿禅杖上铜铃声而作，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风靡。

画面切到日本演奏家冢本松韵，他因感恩中国笛子演奏家赵松庭的教诲，立下心愿，把尺八归还中国。从 1999 年起，他每年两次，到中国传授、赠送

尺八，不取分文。

冢本出镜，缓缓说，艺术都是相通的，吹尺八，类似书法，有“楷、行、草”三种技法。书法，如果事先想好字的形状和构造，照着描，反写不好，即兴创作和表达才是最佳状态。尺八，如果你先端一个，要吹好，的意识，却吹不好。如果你放弃杂念，回到原点，从这里开始吹第一个音，之后的音会源源不断地送出来。那个原点，类似书法中毛笔和白纸将触未触的瞬间。

这是一种用沉进去表达的状态。

这种说法，让我心里一震。自然，它符合“万法自然，不事雕琢”的禅宗义理，我则从中悟出了做事的精义。书法，尺八也好，做事、生活也罢，要臻于佳境，都须把自己放空，要一个专注和静心。若事先给自己画了框框，定了基调，“要吹好”之类，已偏离了“书写”和“吹奏”的纯粹。喧嚣和浮躁，会干扰做事的效果和成色。

任何事，沉进去，比定调更重要些。

昨晚听到一个禅修故事。一位学僧问禅师：“师父，以我的资质多久可以开悟？”

禅师说：“十年。”

学僧又问：“如果我加倍苦修，需要多久开悟呢？”

禅师说：“得要二十年。”

学僧很是疑惑，又问：“如果我夜以继日，不休眠，只为禅修，又需要多久开悟呢？”

禅师说：“那样你永无开悟之日。”

学僧惊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禅师说：“你只在意禅修的结果，又怎么有时间来关注自己呢？”</p